

程

志卷第八十一

宋史一百二十八

開儀同三司樞密軍國軍事尚書省丞相兼樞密院事都總裁是脫等奉勅修

樂三

元豐三年五月詔秘書監致仕劉几赴詳定所議樂以禮部侍郎致仕范鎮與几參考得失而几亦請命楊傑同議且請如景祐故事擇人修製大樂詔可初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

三百七十一
甲寅
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範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異
餘失之則短惟八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
律呂皆以人聲為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
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
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
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
和聲先儒以為依人音而制樂記樂器以寫音樂本
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
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
八音不諧鐘磬闕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為主商樂

和平以磬為依周樂合奏以金為首鐘磬簫者衆樂
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之本乃倍之
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
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
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八
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
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
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
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
有餘今琴瑟埙篪笛簫笙阮箏篪奏一聲則鑄鐘特

四百一十一
甲頁
磬編鐘磬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鑄鐘
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
象成國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
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
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湖來歸
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
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既
不足以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
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曰樂失節奏樂之始則翕然如
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皎如也往來條理

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殺無叙則失於節奏
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蓋金石衆作
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
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
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饗祖廟不奏無
射秋饗后廟不歌小呂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
制則何以贊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七曰
鄭聲亂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
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
器尚存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委之

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願審條鐘琯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為十二均圖并上之其論以為律各有均有七聲更相為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鐘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鐘之均餘律為宮同之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其節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

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凡律呂之調及其宮樂章具者於圖帝取所上圖考其說乃下鎮几參定而王朴阮逸之黃鐘乃當李照之太簇其編鐘編磬雖有四清聲而黃鐘大呂正聲舛誤照之編鐘編磬雖有黃鐘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夾鐘則聲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平時設而不用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鎮等因請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鐘及黃鐘

大呂清聲以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詠之中和之聲庶可以考請下朴二律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別製之而太常以為大樂法度舊器乞留朴鐘磬別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以朴樂鐘為清聲毋得銷毀凡等謂新樂之成足以薦郊廟傳萬世其明堂景靈宮降天神之樂六奏舊用夾鐘之均三奏謂之夾鐘為宮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為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而大司樂凡樂園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而一園鐘者夾鐘也用夾鐘

均之七聲以其宮聲為始終是謂回函鐘為宮用黃鐘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為始終是謂共史鐘為角用太簇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為始終是謂人簇為徵用姑洗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為始終是謂如洗為羽今用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為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則祀天之樂無夷則林鐘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夾鐘宮黃鐘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禮也宜用夾鐘為宮其黃鐘為角則用黃鐘均以其角聲為始終太簇為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為始終姑洗為羽則用姑洗均以其

羽聲爲始終祭地祗享宗廟皆視此均法以度曲凡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與律呂相應鐘三等王朴鐘所謂聲疾而短聞者也阮逸胡瑗鐘所謂聲舒而遠聞者也惟李照鐘有旋蟲之制鐘聲皆三十有六架架各十有六則正律相應清聲自足其堂上堂下箎笛率從新制而調琴瑟阮筑塤諸器隨所下律詔悉從之乃緝新器用徙置太常闢屋以貯藏之考選樂工汰其推鈍癯老而優募能者補其闕員立爲程度以時習焉初皇祐中益

州進士房庶論尺律之法以爲嘗得古本漢書言在律曆志范鎮以其說爲然請依法作爲尺律然後別求古樂參考於是庶奉詔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爲非詔鎮與凡等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帝然之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凡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曰太常鑄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

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
 謂宮縣當二十虞甚者又以為三十六虞方唐之盛
 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
 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
 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二虞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
 虞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
 辰位設罇鐘十二虞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
 磬位各一虞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立
 知之五年正月開封亦衣葉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
 應古法復下揚傑議傑亦論防增編鐘編磬二十有四

為龔制管簫視鐘磬數登歌用玉磬去樂曲之近清
 聲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與劉几同請
 以晉鼓節金奏考經禮制龔虞教國子宗子舞用之
 郊廟為何所取而范鎮亦言自唐以來至國朝三大
 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為角黃鐘之角黃
 鐘為角者夷則為宮黃鐘之角者姑洗為角十二律
 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
 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
 鐘羽今葉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
 所以稱本寺均差互其說難行帝以樂律絕學防草

乘中習之尤難乃補防為樂正六年春正月御大慶
 殿初用新樂二月太常言郊廟樂虞若遇雨雪望祭
 即設於殿上三月禮部言有司攝事昊天舞名請初
 獻曰帝臨嘉至亞終曰神娛錫羨太廟初獻曰孝熙
 昭德亞終獻曰禮洽儲祥詔可九月禮部言周禮凡
 大祭祀王出入則奏王夏明入廟門已用樂矣今既
 移裸在作樂之前皇帝詣罍洗奏乾安則入門亦當
 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靈宮及南郊壇門乞如之
 七年正月詔從協律郎蔡咨道請於奉宸庫選玉造
 磬令太常審定音律六月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

皇地祇於方丘也道家宰攝事禮容樂舞謂宜加於常
 祀而其樂虞二十樂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
 與常歲南北郊上公攝事無異未足以稱欽崇之意
 乞自今準親祠用二十六虞工人三百有六舞者百
 二十有四詔可元祐七年咨道又言先帝詔臣製造
 玉磬將用于廟堂之上依舊同編鐘以登歌今年親
 祠明堂請用之以章明盛典從之三年范鎮樂成上
 其所製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鑄鐘衛一尺一
 斛一響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埙篪篥笙和笙
 各二弄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

四百一
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
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
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
下曹鄩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
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
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
之來上閱龔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
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
俗之心下慰老臣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
忘鎮爲樂論其旨曰叙曰臣昔爲禮官從諸儒難問樂

之差謬凡十餘事厥初未習不能不小牴牾後考周
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
書去其牴牾掇其要作爲八論其論律論黍論尺論
量論聲器言在律曆志論鐘曰夫鐘之制周官鳧氏
言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
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介于鼓鉦舞之間則然
非在甬衡之上其誤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橫爲修
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
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
也鼓六鉦六舞四旣言鼓間與舞佾相應則鼓與舞

皆六所云鈺六舞四其誤二也又云鼓外二鈺外一
彼既以鈺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遷就
其說其誤三也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
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為鐘之身鈺者正也居鐘
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為之鼓上去二以為之舞
則鈺居四而鼓編六舞皆六是故于鼓鈺舞篆景樂隊
甬衛旋蟲鐘之六人也著於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
小鐘之數也起於內者也若夫金錫之齊與鑄金之
狀率按諸經差之毫釐則聲有高下不可不審其鑄
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

金齊一以黃鐘為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黃鐘最薄
而輕自大呂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
其可乎且清聲者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
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
清聲其聲愈高尤為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
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論磬曰臣所造編磬皆
以周官磬氏為法若黃鐘服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
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
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而三分損益之
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長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

求其聲不亦遠乎鐘有齊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爲之長短厚薄而其聲和此出於自然而聖人者能知之取以爲法後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則不足爲法矣特磬則四倍其法而爲之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罇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廟特磬遂爲無用之樂臣欲乞凡宮架內於罇鐘儀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論八音曰匏、土、革、木、金、石、絲、竹是八物者生天地間其體性不同而相戾之物也聖人制爲八器命之尚則尚命之、則宮無一物不同者能使天

地之間至相戾之物無不同此樂所以爲和而八音所以爲樂也樂下太常而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郊廟大樂旣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頗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胡以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其議樂章曰國朝大樂所立曲名各有成憲不相淆雜所以重正名也故廟室之樂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英之類是也今鎮以文明之曲獻祖廟以大成之曲進皇帝以萬歲之曲進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難以施於宗廟朝

廷議宮架加磬曰鎮言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
宮架內止設鑄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后
廟特磬遂爲無用之樂欲乞凡宮架內於鑄鐘後各
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按唐六典天子宫
架之樂鑄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
虞宗廟與殿庭同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餘如
宮架之制今以鑄鐘特磬並設之則爲四十八架於
古無法皇帝將出宮架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皇
帝與宮架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未聞皇帝出入
以特磬爲節議十六鐘磬曰鎮謂清聲不見於經惟

小胥注云鐘磬者鐘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
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朝舊有
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按編鐘
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徒見於周禮小胥之注哉漢
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
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爲不
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
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
內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
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

周禮曰鳧氏爲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簫笛埙篪巢笙和笙獻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四年十二月始命大樂正葉防撰朝會二舞儀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三步總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趨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裏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

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爲准旅再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爲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爲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依前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正面作猛賁趨速之狀再鼓各轉身向裏相擊刺足不動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

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為猛貴趨速之狀再鼓皆併入行以八為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臺講武再鼓皆擊刺於東南再鼓皆按盾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擊刺於正南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嚮而望以象杭越來朝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於西北再鼓皆按盾

舉戈西北嚮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擊刺於正西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于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盡即止以象兵還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卻身初辭合手自

上而下再鼓皆右顧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出為再辭
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為固辭再鼓皆
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俛身相顧初
謙合手當胷再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為再謙再鼓皆
左側身右垂手為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遇節樂則
蹲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嚮
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開手蹲正
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為初辭再
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
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嚮再鼓皆顧

為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
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
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
鼓皆右揖再鼓皆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
相嚮再鼓皆卻身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
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
皆相顧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躬而授之正
立節樂則蹲凡二舞綴表器及引舞振作並與大祭
祀之舞同協律郎陳沂按閱以謂節奏詳備自是朝
會則用之八年太常博士孫諤言臣嘗奉社稷之祠

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理文多故弗著焉崇寧元年詔宰臣置僚屬講議大政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篴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熙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典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魯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

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漢津之名達於上焉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本剝員兵士自云居西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漢津嘗陳於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說而託於李良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

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之論曰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盡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鐘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為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迺稱朕咨諏之意焉三年正月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

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其後十

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柰何於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昂試之時昂終匿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爲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既長於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於是遂止蓋京之子條云秋七月景鐘成景鐘者黃鐘之所自出也垂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絕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

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宮架之中以爲君圍於是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爲之銘其文曰天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來和十有二紀樂象厥成維其時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龍受之天地一指於論景鐘中聲所止有作于斯無襲于彼九九以生律呂根抵維此景鐘非弁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萬年旣多受祉維此景鐘上帝命爾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寶之宋樂之始

志卷第八十一

志卷第八十二

宋史一百二十九

開儀司上柱國錄軍國事書省丞相樞密院學士領經筵書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

樂四

崇寧四年七月鑄帝鼎八鼎成八月大司樂劉昂言
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罇簫鼓膚篥等與
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
罷之又依昂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為一變執籥
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于
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

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百僚稱頌九月朔以
 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
 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啖
 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
 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
 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
 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
 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
 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
 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竅

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
 而隱逸之士謂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于太常至
 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貳大
 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為制甚備於是
 禮樂始分為二五年九月詔曰樂不作久矣朕承先
 志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緒建官分屬設府庀徒以
 成一代之制二月嘗詔省內外冗官大晟府亦併之
 禮官夫舜命夔典樂命伯夷典禮禮樂異道各分所
 守豈可同職其大晟府名可復仍舊又詔曰樂作已
 久方薦之郊廟施於朝廷而未及頒之天下宜令大

晟府議頒新樂使雅正之聲被於四海先降三京四
 輔次帥府大觀二年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
 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
 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
 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
 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
 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詵亦上徵
 聲乃降是詔三年五月詔今學校所用不過春秋釋
 奠如賜宴辟廱乃用鄭衛之音雜以俳優之戲非所
 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樂四年四月議禮局言國家

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為大祠以僖祖太祖配侑而
 有司行事不設宮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
 之意乞皆用宮架二舞詔可六月詔近選國子生教
 習二舞以備祠祀先聖本周官教國子之制然士子
 肄業上庠頗聞恥於樂舞與樂工為伍坐作進退蓋
 今古異時致於古雖有其迹施於今未適其宜其罷
 習二舞願習雅樂者聽八月帝親製大晟樂記命太
 中大夫劉曷編修樂書為八論其一曰樂由陽來陽
 之數極於九聖人攝其數於九鼎寓其聲於九成陽
 之數復而為一則寶鼎之卦為坎極而為九則彤鼎

字四百一十
之卦爲離離南方之卦也聖人以光明盛大之業如
日方中嚮明而治故極九之數則曰景鐘大樂之名
則曰大晟日王於午火明於南乘火德之運當豐大
之時恢擴規模增光前烈明盛之業永觀厥成樂名
大晟不亦宜乎其二曰後世以黍定律其失樂之本
也遠矣以黍定尺起於西漢蓋承六經散亡之後聞
古人之緒餘而執以爲法聲旣未協乃屢變其法而
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於數十等而至和之聲愈
求而不可得也傳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秬黍云乎哉其三曰焦急之聲不可用於隆

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
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
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和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
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薰蒸一
代之樂理若有待其四曰盛古帝王皆以明堂爲先
務後世知爲崇配布政之宮然要妙之旨秘而不傳
徒區區於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
且盛德在木則居青陽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則居明
堂徵聲乃作盛德在金則居總章商聲乃作盛德在
水則居玄堂羽聲乃作盛德在土則居中央宮聲乃

字四百一
作其應時之妙不可勝言一歲之中兼總五運凡麗
於五行者以聲召氣無不總攝鼓宮宮動鼓角角應
彼亦莫知所以使之者則永膺壽考曆數過期不亦
宜乎其五曰魏漢津以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九寸之
律三數退藏故八寸七寸爲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
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宮架環列以應十二辰中正
之聲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
頓進八音乃諧若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
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則所以感召陰
陽之和其法不亦密乎其六曰乾坤交於亥而子主

於黃鐘之宮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於子自乾
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漢津以四清爲至陽之氣
在二十八宿爲虛昴星房四者居四方之正位以統
十二律每清聲皆有二統申子辰屬於虛而統於子
巳酉丑屬於昴而統於丑寅午戌屬於星而統於寅
亥卯未屬於房而統於卯中正之聲分爲二十四宿
統於四清焉其七曰昔人以樂之器有時而弊故律
失則求之於鐘鐘失則求之於鼎得一鼎之侖則權
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呂以達陰
陽之情天地之間無不統攝機緘運用萬物振作則

樂之感人豈無所自而然邪其八曰聖上稽帝王之制而成一代之樂以謂帝舜之樂以教冑子乃頒之於宗學成周之樂掌於成均乃頒之府學辟廱太學而三京藩邸凡祭祀之用樂者皆賜之於是中正之聲被天下矣漢施鄭聲於朝廷唐升夷部於堂上至於房中之樂唯恐淫哇之聲變態之不新也聖上樂聞平淡之音而特詔有司制為宮架施之於禁庭房中用雅樂自今朝始云又為圖十二一曰五聲二曰八音三曰十二律應二十八宿四曰七均應二十八宿五曰八十四調六曰十二律所生七曰十二律應

二十四氣八曰十二律鐘正聲九曰堂上樂十曰金鐘玉磬十一曰宮架十二曰二舞圖雖不能具載觀其所序亦可以知其旨意矣天地相合五數乃備不動者為五位常動者為五行五行發而為五聲律呂相生五聲乃備布於十二律之間猶五緯往還於十有二次五運斡旋於十有二時其圖五聲以此兩儀既判八卦肇分氣盈而動八風行焉顓帝乃令飛龍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方是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未備後聖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聲者制而為八音以聲召氣八風從律其圖八音以此上象著

明器形而下以聲召氣脗合元精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八宿以北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宮聲處中爲四聲之綱二十八舍列在四方用之於合樂者蓋東方七角屬木南方七徵屬火西方七商屬金北方七羽屬水四方之宿各有所屬而每方之中七均備足中央七宮管攝四氣故二十八舍應中正之聲者制器之法也二十八舍應七均之聲者和聲之術也其圖七均應二十八宿以此合陰陽之聲而文之以五聲則九六相交均聲乃備黃鐘爲宮是謂天統林鐘爲徵是謂地統太簇爲商是謂人統南呂爲羽於時屬

秋姑洗爲角於時屬春應鐘爲變宮於時屬冬蕤賓爲變徵於時屬夏旋相爲宮而每律皆具七聲而八十四調備焉其圖八十四調以此自黃鐘至仲呂則陽數極而爲乾故其位在左蕤賓至應鐘則陰數極而爲坤故其位在右陰窮則歸本故應鐘自生陰律陽窮則歸本故仲呂自歸陽位律呂相生起於復而成於乾終始皆本於陽故曰樂由陽來六呂則同之而已相生之位分則爲乾坤之爻合則爲既濟未濟之卦自黃鐘至仲呂爲既濟故屬陽而居左自蕤賓至應鐘爲未濟故屬陰而居右易始於乾坤而終於

既濟未濟天地辨位而水火之氣交際於其中造化之原皆自此出其圖十二律所主以此二十四氣差之毫釐則或先天而太過或後天而不及在律爲聲在曆爲氣若氣方得節乃用中聲氣已及中猶用正律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以此漢津曰黃帝夏禹之法簡捷徑直得於自然故善作樂者以聲爲本若得其聲則形數制度當自我出今以帝指爲律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凡四共二十有八云其圖十二律以此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歌鐘居左歌磬居右近世之樂曲不協律歌不擇人有先製譜

而後命辭奉常舊工村野癯老者斥之升歌之工選擇惟艱故堂上之樂鏗然特異焉其圖堂上樂以此金玉之精稟氣於乾故堂上之樂鐘必以金磬必以玉歷代樂儀曰歌磬次歌鐘之西以節登歌之句即周官頌磬也神考肇造玉磬聖上紹述先志而堂上之樂方備非聖智兼全金聲而玉振之者安能與於天道哉其圖金鐘玉磬以此大晟之制天子親祀圓丘則用景鐘爲君園罇鐘特磬爲臣園編鐘編磬爲民園非親祀則不用君園漢津以謂宮架總攝四方之氣故大晟之制羽在上而以四方之禽虞在下而

字四百个
以四方之獸以象鳳儀獸舞之狀龍龔崇牙制作華
煥其圖宮架以此新樂肇與法夏籥九成之數文舞
九成終於垂衣拱手無爲而治武舞九成終於偃武
修文投戈講藝每成進退疾徐抑揚顧揖皆各象方
今之勳烈文舞八佾左執籥右秉翟蓋籥爲聲之中
翟爲文之華秉中聲而昌文德武舞八佾執干戈而
進以金鼓爲節其圖二舞以此又列八音之器金部
有七曰景鐘曰鐃鐘曰編鐘曰金鐃曰金鐃曰金鐃
曰金鐃其說以謂景鐘乃樂之祖而非常用之樂也
黃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厥成

惟功大者其鐘之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黃鐘之
正而律呂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鐃鐘形聲
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
比成文聲韻清越鐃鐃鐃鐃古謂之四金鼓屬乎陽
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爲之倡故以金鐃和鼓陽動而
不知已故以金鐃節鼓陽之用事有時而終故以金
鐃止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鐃通
鼓金乃允音允爲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石部有二
曰特磬曰編磬其說以謂依我磬聲以石有一定之
聲衆樂依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往者國朝祀天

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鑄鐘惟后廟乃用特磬若已升祔后廟遂置而不用如此則金石之聲小大不侔大晟之制金石並用以諧陰陽漢津之法以磬為主必用泗濱之石故禹貢必曰浮磬者遠土而近於水取之實難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爲之其聲沉下製作簡質理宜改造焉絲部有五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其說以謂漢津誦其師之說曰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師延拊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蓋陽之數成於三伏羲作琴有五弦神農

氏爲琴七弦琴書以九弦象九星五等之琴額長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嶽闊三分以象三才嶽內取聲三尺六寸以象暮三百六十日龍斷及折勢四分以象四時共長三尺九寸一分成於三極於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爲一之義也大晟之瑟長七尺二寸陰爻之數二十有四極三才之陰數而七十有二以象一歲之候旣罷箏筑阮絲聲稍下乃增瑟之數爲六十有四則八八之數法乎陰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竹部有三曰長邃曰篪曰簫其說以謂邃以一管而兼律呂衆樂由焉三竅成箏三才之和寓焉

四百一十一
六竅爲邃六律之聲備焉箎之制採竹竅厚均者用
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箎之樂生於律樂
始於律而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爲一聲簫集衆
律編而爲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簫然清亮以象鳳
鳴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
星匏曰七星匏其說以謂列其管爲簫聚其管爲笙
鳳凰于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故內皆用
簧皆施匏於下前古以三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巢
十三簧爲和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
爲別八音之中匏音廢絕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

制下皆用匏二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
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
象九星物得陽而生九者陽數之極也七簧者以象
七星笙之形若鳥斂翼鳥火今因火數七也土部有一
曰埙其說以謂釋詩者以埙箎異器而同聲然八音
孰不同聲必以埙箎爲况嘗博詢其旨蓋八音取聲
相同者惟埙箎爲然埙箎皆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
二律始於黃鐘終於應鐘二者其竅盡合則爲黃鐘
其竅盡開則爲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埙箎相應革部
十有二曰晉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鼙鼓曰鼐鼓曰靈

鼓曰靈鼗曰路鼓曰路鼗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其
 說以謂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蓋鐘為秋分之音而屬
 陰鼓為春分之音而屬陽金奏待鼓而後進者雷發
 聲而後群物皆鳴也鼓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
 後蟄蟲坯戶也周官以晉鼓鼓金奏陽為陰唱也建
 鼓少昊氏所造以節衆樂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
 之以柱謂之楹鼓周縣而擊之謂之縣鼓鼗者鼓之
 非也天子錫諸侯樂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
 之祝先衆樂鼗則先鼓而已以雷鼓鼓天神因天聲
 以祀天也以靈鼓鼓社祭以天為神則地為靈也以

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節之故
 曰雅鼓相所以輔相於樂今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
 鼓登歌今奏擊拊以革為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
 也木部有二曰祝曰敔其說以謂祝之作樂敔之止
 樂漢津嘗問於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
 易曰震起也艮止也祝敔之義如斯而已祝以木為
 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
 擊其中聲出虛為衆樂倡震為雷雷出地奮為春分
 之音故為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
 寅為虎虎伏則以象止樂皆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

四百八
之窮憂之以竹裂而為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為十
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陰止之又有度
量權衡四法候氣運律教樂運譜四議與律曆運氣
或相表裏甚精微矣茲獨採其言樂事顯明者凡為
書二十卷說者以謂蔡京使曷為緣飾之以布告天
下云政和二年賜貢士聞喜宴于辟廱仍用雅樂罷
瓊林苑宴兵部侍郎劉煥言州郡歲貢士例有宴設
名曰鹿鳴乞於斯時許用雅樂易去倡優淫哇之聲
八月太常言宗廟太社太稷並為大祠今太社太稷
歌而不設宮架樂舞獨為未備請迎神送神詣壘

洗歸復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亞終獻望燎樂曲並
用宮架樂設於北墉之北詔甘從之三年四月議禮
局上親祠登歌之制大朝會同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
俱北向祝一在金鐘北稍西故一在玉磬北稍東搏
拊二一在祝北一在故北東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
七弦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
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太廟則於泰階之東宗
祀則於東階之西大朝
會則於丹墀
香案之東設遂二篴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列西
上大朝會和
笙在遂南塤一在遂南大朝會
在篴南閏餘匏一簫各在
巢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大朝則於泰階之西宗祀則
於西階之東大朝會則於丹

之西墀香案設遂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列東上墀

一在遂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巢笙南簫一在九

星匏西鐘磬祝故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太廟宗

會則於殿上墀篪笙遂簫匏工並立於午階之東西則於

泰階之東西宗祀則於兩階之間樂正二人在鐘磬

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西

南歌工四人在故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

一名在樂虞之西東向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絳朝

白大帶金鉞樂工黑介幘執麾人平巾幘並緋繡鸞

華帶魚皮履衫白縮夾袴抹帶大朝會同又上親祠宮架之制景靈宮

大朝會附四方各設編鐘三編磬二東方編鐘起北編磬

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南方編磬

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設

十二罇鐘特磬於編架內各依月律四方各罇鐘三

特磬三東方罇鐘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

北罇鐘間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罇鐘間之北方罇

鐘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景靈宮天興殿罇鐘編鐘

設植建鼓鞀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鞀鼓在左應

鼓在右設祝故於北架內祝一在道東故一在道西

設瑟五十二朝會五十六宣列為四行二行在祝東

二行在故西次一弦琴七左四右三次三弦琴一十

有八宣德門次五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並分左右

次七弦琴二十有三次九弦琴二十有三次並左各十

有二右各十有一宣德門七弦九弦各二十次巢笙

二十有八分左右宣德門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間左

二右一次簫二十有八宣德門大次箏二十次篪二

十有八宣德門三十六朝會篪三次塤一十有八宣德

門朝會次遂二十有八並分左右宣德門遂三十六

有七右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在右

十有六地祗靈鼓靈鼗各二太廟路鼗各並在三弦五弦琴

之間東西相向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副樂正

二人在祝啟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宣德門四

六次祝啟東西相向列為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

人在歌工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

右北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虛之右東向副

樂正同樂正服大朝會同樂師緋公服運譜綠公服

大朝會介幘絳樂工執麾人並同登歌執麾人服朝

同又上親祠二舞之制大朝會同文舞六十四人執籥翟

武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為八佾文舞分立於表之

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執燹在前東西相向舞色

二人在執燹之前分東西若武舞則在引武舞執旌

二人鼗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鐃二人持金罇四

人奏金罇二人鈺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於宮架

之東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後舞色長幘頭抹額紫

繡袍引二舞頭及二舞郎並紫平冕阜繡鸞衫金銅

革帶烏皮鞋大朝會引文舞頭及武舞郎並進賢冠

武舞頭及武舞郎並平巾幘武舞頭及武舞郎並平巾幘繡鸞衫黃畫引武舞人

武弁緋繡鸞衫抹額紅錦臂鞞白綃袴金銅革帶烏

皮履大朝會同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編鐘一在東編

磬一在西俱北向祝一在編鐘之北稍西敵一在編

磬之北稍東搏拊二一在祝北一在敵北俱東西

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編鐘之南

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之東太廟別

殿下泰階之東明堂祠廟則於東階之西設遂一莞一塤一為一列西上

和笙一在遂南巢笙一在莞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

西亦如之東上太廟別廟則於泰階之西鐘磬祝敵

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明堂太廟別廟於堂上塤莞笙

遂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太廟別廟於兩階之間若

不用宮架即登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敵

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虛之西

東向樂正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平巾幘樂工黑介

宋史一百二十九

卷

鳥

憤並緋繡鸞衫白綃抹帶三京帥府等每歲祭社稷祀風師雨師雷神釋奠文

宣王用登歌樂陳設樂器又上大祠宮架二舞之制並同每歲大中祠登歌

四方各設罇鐘三各依月律編鐘一編磬一北方應

鐘起西編鐘次之黃鐘次之編磬次之大呂次之皆

北向東方太簇起北編鐘次之夾鐘次之編磬次之

姑洗次之皆東向南方仲呂起東編鐘次之蕤賓次

之編磬次之林鐘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鐘

次之南呂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向設十二

特磬各在罇鐘之內植建鼓鞀鼓於四隅設祝

敵於北架內祝在左敵在右雷鼓雷鼓各二地祇以靈鼓雷

非鼓太廟別廟以路鼓路鼓分東西在歌工之側瑟二在祝東次一

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各為一列敵西亦如

之巢笙等箎塤遂各四為四列在雷鼓之後若地祇即在靈

鼓後太廟別廟在路鼓後晉鼓一在遂之後俱北向副樂正二人

在祝敵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祝敵之南東西

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宮架西北向副樂正

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及樂正平巾憤服同登

歌樂工元軒架之架三面其制去宮架之南面判架之樂二而其制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之樂

文武二舞並同親祠惟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繡袍

銀褐裙白綃抹帶與親祠稍異詔並頒行五月帝御

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試於殿庭五聲既且無恇懣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於是令尚書省立法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者並令太晟府刊行後續有譜依此其官商羽調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方全項堯匏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大晟府書圖疏諸頒行教坊鈞容直開封府各鎮降二副開封府所頒樂器明示依式造弼教坊鈞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令輒高下其聲或別為他

聲或移改增損樂器舊來滯哇之聲如打斷哨笛呀鼓一般舞小鼓腔小笛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違者與聽者悉坐罪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醜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皂緣紳帶佩玉從劉易製也易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剋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

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
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
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為相若用徵則
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
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
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
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敝雜干犯四
時之氣又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為詔旨淫哇之聲轉
為雅正四時之禁亦右所頒協氣則粹矣繹如以成
詔令大成府置圖頒降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

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為黃鐘宮以夾鐘為中呂宮
以夷則為仙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
俚俗所傳今依月律改定詔可六年詔先帝嘗命儒
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又不施用其令略加磨礱俾
與律合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又詔大晟雅樂頃歲
已命儒臣著樂書獨宴樂未有紀述其令大晟府編
集八十四調并圖譜令劉昫撰以為宴樂新書十月
臣僚乞以崇寧大觀政和所得珍瑞名數分命儒臣
作為頌詩協以新律薦之郊廟以告成功詔送禮制
局七年二月典樂裴宗元言乞按習虞書廣載之歌

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關雎麟趾騶虞鵲巢鹿鳴
文王清廟之詩詔可中書省言高麗賜雅樂乞習教
聲律大晟府撰樂譜辭詔許教習仍賜樂譜三月議
禮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
之小則有羽無籥謂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
之小則有干無戚謂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戈
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嘗用戚之武舞
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協古制又言伶州鳩曰大鈞
有罇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罇昭其大也然則
鐘大器也罇小鐘也以宮商為鈞則謂之大鈞其聲

大故用罇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為鈞則謂
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罇然後細
大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罇鐘兩器其用不同
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罇鐘非特不分大小又混
為一器復於樂架編鐘編磬之外設罇鐘十二配十
二辰皆非是蓋罇鐘猶之特磬與編鐘編磬相須為
用者也編鐘編磬其易聲六以應律呂既應十二辰
矣復為罇鐘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
十二罇鐘止設一大鐘為鐘一小鐘為罇一大磬為
特磬以為衆聲所依詔可四月禮制局言尊祖配天

者郊祀也嚴父配天者明堂也所以來天神而禮之其義一也則明堂宜同郊祀用禮天神六變之樂其宮架赤紫用雷鼓雷鼗又圜丘方澤各有大樂宮架自來明堂就用大慶殿大朝會宮架今明堂肇建欲行朔置十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始以天運政治頒于天下是月也凡樂之聲以應鐘為宮南呂為商林鐘為角仲呂為閏徵姑洗為徵太簇為羽黃鐘為閏宮既而中書省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若以左旋取之如十月以應鐘為宮則商呂為商林鐘為角仲呂為閏徵姑洗為徵太簇為羽黃鐘為閏宮

若以右旋七均之法如十月以應鐘為宮則當用大呂為商夾鐘為角仲呂為閏徵蕤賓為徵夷則為羽無射為閏宮明堂頒朔用左旋取之非是欲以本月律為宮右旋取七均之法從之仍改正詔書行下自是而後樂律隨月右旋仲冬之月皇帝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于平朔授民時樂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閏徵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閏宮調以羽使氣適平季冬之月御明堂平朔右个樂以大呂為宮夾鐘為商仲呂為角林鐘為閏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夾鐘為閏宮客氣少陰火調

以羽尚羽而抑徵孟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夷則為閏徵南呂為徵應鐘為羽大呂為閏宮客氣少陽相火與歲運同火氣太過調宜羽致其和仲春之月御明堂青陽樂以夾鐘為宮仲呂為商林鐘為角南呂為閏徵無射為徵黃鐘為羽大簇為閏宮調以羽季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姑洗為宮蕤賓為商夷則為角無射為閏徵應鐘為徵大呂為羽夾鐘為閏宮客氣陽明尚徵以抑金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樂以仲呂為宮林鐘為商南呂為用應鐘為閏徵黃鐘為徵太簇

為羽姑洗為閏宮調宜尚徵仲夏之月御明堂樂

蕤賓為宮夷則為商無射為角黃鐘為閏徵大呂為

徵夾鐘為羽仲呂為閏宮客氣寒水調宜尚宮以抑

之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樂以林鐘為宮南呂為商

應鐘為角大呂為閏徵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蕤賓為

閏宮調宜尚宮以致其和孟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右

个樂以夷則為宮無射為商黃鐘為角太簇為閏徵

夾鐘為徵仲呂為羽林鐘為閏宮調宜尚商仲秋之

月御明堂總章樂以南呂為宮應鐘為商大呂為角

夾鐘為閏徵姑洗為徵蕤賓為羽夷則為閏宮調宜

四百令七八
尚商季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右个樂以無射為宮黃鐘為商太簇為角姑洗為閏徵仲呂為徵林鐘為羽南呂為閏宮調宜尚羽以致其平閏月御明堂闔左扉樂以其月之律十一月知永興軍席旦言太學辟廡士人作樂皆服士服而外路諸生尚衣襴幘望下有司考議為圖式以頒外郡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人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鐘也黃鐘

即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閱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鐘為正聲又以一黃鐘為中聲則黃鐘君聲不當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呂居黃鐘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鐘三分則入大呂律矣易其名為黃鐘中聲不唯紛更帝律又以陰呂臣聲僭竊黃鐘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鐘為正聲易大呂為中聲之黃鐘是帝律所起黃鐘常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扶陰退律進呂為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

四
百
令
七
九
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呂為宮則本律正聲皆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人刊正訛謬著於樂書詔可攸又乞取已頒中聲樂在天下者宣和元年四月攸上書奉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宮架用於明堂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一太正少鐘三等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黃鐘太呂太簇夾鐘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為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來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用五弦弦大者為

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為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音其一三五七九弦太少樂內更不製造其三太正少箏三等謹按周官籥章之職龡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籥三孔律呂於是乎生而其器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籥嘗以頒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少三等用為樂本設於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遂瑱篪簫各三等舊制簫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其四清聲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二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備八音不

四白令七介
可闕數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唯
大晟樂書稱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
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黃鐘一
清聲黃鐘清聲無應閏之理今去閏餘一匏止用兩
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
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黃鐘而下十九管非古制
度其竽笙和笙並以正律林鐘為宮三笙合奏曲用
兩調和笙奏黃鐘曲則巢笙奏林鐘曲以應之宮徵
相雜器本宴樂今依鐘磬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
為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用其七祝敔晉鼓罇鐘

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止和樂合行備設其八登歌宮
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曼擊鳴球搏拊琴瑟王安石
解曰或曼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乖戾今欲乞
罷而不用詔悉從之攸之第條曰初漢津獻說請帝
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為九為黃鐘之律又以中指之
徑圍為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
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
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之奇偶然後
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劉昺
之兄煒以曉樂律進未幾而卒昺始主樂事乃建白

謂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鐘八寸七分琯為中聲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鐘九寸琯為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請帝指時止用中指又不得徑圍為容盛故後凡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及政和末明堂成議欲為布政調變事乃召武臣前知憲州任宗堯換朝奉大夫為大晟府典樂宗堯至則言太少之說本出於古人雖王朴猶知之而劉昫不用乃自剗黃鐘為兩律黃鐘君也不宜有兩蔡攸方提舉大晟府不喜佗人預樂有士人田為者善琵琶無行攸乃奏為大晟府典樂遂

不用中聲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為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為三黃鐘律矣律與容盛又不翅數倍黃鐘既四寸有半則圍鐘幾不及二寸諸器大小皆隨律蓋但以器大者為太小者為少樂始成試之于政事堂執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於明堂布政望鶴愈不至條又曰宴樂本雜用唐聲調樂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然劉昫止用所謂中聲八寸七分琯為之又作匏笙塤篪皆入夷部至於徵招

四百今七人
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音然其曲譜頗和美故一時盛行於天下然教坊樂工嫉之如讎其後蔡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既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矣二年八月罷大晟府製造所并協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鋤地得古鐘大小九具狀制音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繪圖以聞七年十二月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詔革弊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坊額外人並罷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樂軒架樂舞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明堂布政閏月體式景陽鐘并虬九鼎皆亡矣

志卷第八十二

志卷第八十三

宋史一百三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樂五

高宗南渡經營多難其於稽古飾治之事時靡遑暇
建炎元年首詔有司曰朕承祖宗遺澤獲託臣民之
上扶顛持危夙夜痛悼况於聞樂以自為樂實增感
于朕心二年復下詔曰朕方日極憂念屏遠聲樂不
令過耳承平典故雖實廢名存亦所不忍悉從減罷
是歲始據光武舊禮以建武二載勅立郊祀乃十一

月壬寅祀天配祖勅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惟揚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至就取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紹興元年始饗明堂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卿蘇遵等言國朝大禮作樂依儀合於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設宮架今親祠登歌樂器尚闕宣和添用簫色未及頒降州郡無從可以勅製宜權用望祭禮例止設登歌用樂工四十有七人乃訪舊工以備其數四年再饗國子丞王普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既作詩從

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成曲自歷代至于本朝雅樂皆先製樂音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於是詞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又按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鍾堂下之樂大呂堂上之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午階下故還位之樂當奏黃鍾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堂禮不下堂而龍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黃鍾之樂於義未當尋皆如普議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勅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今登歌通作宮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

計字四百八
朱名刊
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為務而禮樂之事寔以興矣十年太常卿蘇攜言將來明堂行禮除登歌大樂已備見闕宮架樂舞諸路州軍先有頌降登歌大樂乞行搜訪應用丞周執羔言大樂兼用文武二舞今殿前司將下任道係前大晟府二舞色長深知舞儀宜令赴寺教習卿陳楠言前期五使例合按閱仍詔應侍祠執事朝臣並作樂教習禮儀博士周林復言神位席地陳設至尊親行酌獻堂上下皆地坐作樂而鍾磬工乃設木小榻當教習日使立以考擊庶革循習簡陋之弊初上居諒闇臣

僚有請罷明堂行禮奏樂受胙等事上諭禮官詳定太常寺檢照景德熙豐親郊典故除郊廟景靈宮並合用樂其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每處警場止鳴金鈺鼓角而已即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大饗食為民祈福為上帝宗廟而作樂禮不敢以卑廢尊書欽五福錫庶民况熙寧禮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樂備舞祥祉來臻是也於是詔遵行之其後禮部侍郎施坳奏禮經蕃樂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昨內外暫止用樂今徽考大事既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

計字四百
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
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
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墜有詔俟來年舉行十有
三年郊祀詔以祐陵深弓劍之藏長樂遂晨昏之養
昭答神天就臨安行在所脩建圓壇於是司言大
禮排設備樂宮架樂辦一料外登歌樂依在京夏祭
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鍾磬各一架祝敔
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二三五七至九絃各二瑟
四遂四埙篪簫並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閏
餘匏笙各一麾幡一宮架則用編鍾編磬各十二架

祝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簫並一十四
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竽笙十埙一十二篪二十
八遂二十晉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從太常下之兩
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廣東西荆湖南北括取舊
管大樂上于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增脩雅飾
而樂器寔備矣其樂工詔依太常寺所請選擇行止
畏謹之人合登歌宮架凡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詣
太社太稷九宮貴神每祭各用樂正二人執色樂工
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
舞計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文舞番充其二舞引頭

二十四人皆召募補之樂工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廩給其樂正掌事掌鼙自六月一日教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及諸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於是樂工漸集十四年太常寺言將來大禮見闌玉磬十六枚其所定聲律係於玉分厚薄取聲高下正聲凡十有二黃鍾厚八分進而為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每律增一分至應鍾一寸九分而止清聲夾鍾厚二寸三分退而為太簇大呂黃鍾共四清聲各減一分至黃鍾二寸而止乃下之四川茶馬司寬數增分市易以供用太常博

士張晟又言大樂所用武舞之飾以干配刀周禮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先儒謂授以朱干玉戚郊特牲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乃從所請倣三禮圖令造玉戚以配舞干是歲始上徽宗徽號特製顯安之樂至於奉皇太后用寶于慈寧宮樂用聖安皇后受用寶于穆清殿樂用坤安亦皆先後參次而舉顯安以無射夾鍾為宮周大司樂饗先王奏無射而歌夾鍾夾鍾之六五上生無射之上九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無射陽律之終夾鍾實為之合蓋取其相親合而萃祖考

計字四百个
之精神于假廟也聖安純用大呂坤安純用中呂大
呂陰律之首崇母儀也中呂陰律之次明婦順也明
年正旦朝會始陳樂舞公卿奉觴獻壽摅元豐朝會
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
二爵笙入乃奏瑞曲惟吹笙而餘樂不作第三爵奏
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次相間第四爵合樂仍
奏瑞曲而上下之樂交作今悉倣舊典首奏和安次
奏嘉木成文滄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樂專以太
簇為宮太簇之律生氣溱達萬物於三統為人正於
四時為孟春故元會用之時以飭事中段拂等討論景

鍾制度按大晟樂書黃鍾者樂所自出而景鍾又黃
鍾之本故為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齋
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既至聲闋衆樂乃作
祀事既畢升輦又擊之蓋天者群物之祖今以樂之
祖感之則天之百神可得而禮音韻清越拱以九龍
立于宮架之中以為君圍環以四清聲鍾磬鈔鍾特
磬以為臣圍編鍾編磬以為民圍內設寶鍾球玉外
為龍虞鳳琴景鍾之高九尺其數九九實高八尺一
寸垂則為鍾仰則為鼎鼎之大中於九斛退藏實八
斛有一焉內出皇祐大樂中忝尺參以太常舊藏黃

鍾律編鍾高適九寸正相脗合遂遵用忝尺製造鍾成命左僕射秦檜為之銘其文曰皇宋紹興十六年中興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樂以暢天地之化以和神人維茲景鍾首出眾樂天子專用禮祀謹拜手稽首而獻銘其銘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考孰內外薦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旋又命禮局造鑄鍾四十有八編磬一百八十七特磬四十八及添製編鍾等命軍器所造建鼓八雷鼓二晉鼓一雷鼓二祝敔各四尋製金鍾玉磬二架初元豐末虞庭鳴球及晉賀循采玉造

磬之義命祭咨道肇造玉磬元祐親祠嘗一用之久藏樂府至政和加以磨礪俾協音律并造金鍾專用於明堂蓋堂上之樂歌鍾居左歌磬居右金玉稟氣於乾純精至貴故鍾必以金磬必以玉始備金聲玉振之全此中興所以繼作也於是帝諭輔臣以鍾磬音律其餘皆和惟黃鍾大呂猶未應律宜熟加攷究詔禮官以鑄造鑄鍾更須詳審令聲和而律應乃可奉祀命太常前期按閱仍用皇祐進呈雅樂禮例皇帝御射殿召宰執侍從臺諫寺監館閣及武臣刺史以上閱視新造景鍾及禮器皇帝即御坐撞景鍾用

正旦朝會三曲奏宮架之樂其製造官推恩有差添置景鍾樂正一罇鍾樂工十有二特磬樂工亦如之次降下古制銅罇一增造其二古銅鏡一增造其六改造登歌夷則律玉磬降到長遂二十有四並付太常寺掌之專俟大禮施用既而刑部郎官許興古奏比歲休祥協應靈芝產於廟楹瑞麥秀於留都昔乾德六年嘗詔和峴作瑞木馴象及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願依典故製為樂章登諸郊廟詔從其請命學士沈虛中作歌曲以薦于太廟園丘明堂尋又內出御製郊祀大禮天地宗廟樂章及詔宰執學

士院兩省官刑脩郊祀大禮樂章付太常肄習天子親祀南郊園鍾為宮三奏樂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饗明堂夾鍾為宮三奏樂凡九成歌誠安用佑文化俗威功睿德之舞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園鍾為宮三奏凡六成所奏樂與南郊同歌興安用發祥流慶降真觀德之舞前一日朝饗太廟黃鍾為宮三奏樂凡九成歌興安所用文武二舞與南郊同僖祖廟用基命之樂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祖廟用皇武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真宗仁宗廟樂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

宗廟樂舞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端慶皆以無射宮奏之每歲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饗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圜鍾為宮樂奏六成與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臨嘉至神娛錫羨之舞祀地祇者夏至祀皇地祇樂奏八成乃用寧安之歌儲靈錫慶嚴恭將事之舞立冬後祀神州地祇樂奏八成歌寧成與祀皇地祇同名而異曲廣生儲祐厚載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其歌大安其樂舞則與歲祀昊天同三年一禘及時饗太廟九成之樂興安之歌與

大禮前事朝饗同而用孝熙昭德禮洽儲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寧安八成之樂與歲祀地祇同至於親製贊宣聖及七十二弟子以廣崇儒右文之聲親視學行酌獻定釋奠為大祀用凝安九成之樂郡邑行事則樂止三成他如親饗先農親祀高禩則啟壇壝奏樂舞按習於同文館法惠寺親耕籍田則據宣和舊制陳設大道而引呈耒耜護衛耕根車儀仗鼓吹至以二千人為率先農樂用靜安高禩樂用景安皇帝親行三推禮樂用乾安其補苴軼典蒐講彌文者至矣先朝凡雅樂皆以安名中興一遵用之南郊樂其

宮園鍾明堂樂其宮夾鍾園鍾即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實為天帝之堂故為天宮祭地祇其宮函鍾即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為坤位而天社地神實在東井鬼輿之外故為地宮饗宗廟其宮用黃鍾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故為人宮此三者各用其聲類求之然天宮取律之相次園鍾為陰聲第五陰將極而陽生故取黃鍾為角黃鍾陽聲之首也太簇陽聲之第二故太簇為徵姑洗陽聲之第三故姑洗為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乃取其相次者以為聲地宮取律之相生函鍾上生太簇故太簇為

角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為徵姑洗為羽地道資生而不窮乃取其相生者以為聲人宮取律之相合黃鍾子大呂丑故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子合丑也太簇寅應鍾亥故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親乃取其合者以為聲周之降天神出地示禮人鬼樂之綱要實在於此獨商聲置而不用蓋商聲剛而主殺實鬼神之所畏也樂奏六成者即倣周之六變八成九成亦如之文武二舞皆用八佾國初始改崇德之舞曰文德改象成之舞曰武功其發祥流慶降真觀德則祥符所製以薦獻

聖祖其佑文化俗威功膺德則皇祐所製以奉明禋
 其祀帝有司行事以帝臨嘉至神娛錫羨與夫獻太
 廟以孝熙昭德禮洽儲祥則製於元豐其廣生儲佑
 厚載凝福以祀方澤則製於宣和至紹興祀皇地祇
 易以儲靈錫慶嚴恭將事而用宣和所製舞以分祀
 神州地祇轉相緝熙樂舞寢備至中興而賡續裁定
 實集其成中祀而下多有樂而無舞則在禮凡小祭
 祀不興舞之義也紹興三十一年有詔教坊日下蠲
 罷各令自便蓋建炎以來畏天敬祖虔恭祀事雖禮
 樂煥然一新然其始終常以天下為憂而未嘗以位
 為樂有足稱者

孝宗初踐大位立班設仗于紫宸殿備陳雅樂禮官
 尋請車駕親行朝饗用登歌金玉大樂及綵繪宮架
 樂舞仗內鼓吹以欽宗喪制不用迨安穆皇后祔廟
 禮部侍郎黃中首言國朝故事神主升祔係用鼓吹
 導引前至太廟乃用樂舞行事宗廟薦享雖可用樂
 鼓吹施於道路情所未安請備而不作續下給舍詳
 議謂薦享宗廟為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則別廟不嫌
 於用樂今祔廟之禮為安穆而行豈可與薦享同日
 語將來祔禮謁祖宗諸室當用樂舞至別廟奉安宜

詩字二百八十六个
王英州
停而不用盖用樂於前殿是不以欽宗而廢祖宗之禮停樂於別廟是安穆為欽宗喪禮而屈也如此則於禮順於義允遂俞其請既而右正言周操上言祖宗前殿尊無二上其於用樂無復有嫌然用之享廟行禮之日則可而用於今日之祔則不可盖祔禮為安穆而設則其所用樂是為安穆而用雖曰停於別廟而為祔后用樂之名猶在也孰若前後殿樂俱不作為無可議哉詔從之隆興元年天申節率群臣詣德壽宮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黃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書葬

以明臣子之責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乾道改元始郊見天地太常洪适奏聖上踐阼務崇乾德郊丘講禮專以誠意交於神明竊謂古今不相沿樂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且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者等工鼓員不應經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為數甚夥其鹵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明詔三分減一惟是肄習尚踰三月之淹夫驅游手之人縱金擊石安能盡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虛費總為緡錢近二鉅萬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

應聲合節不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郊祀合用節奏樂工登歌宮架樂工引舞舞工其分詣社稷及別廟並番輪應奉更不添置尋以禮官裁減壇下宮架二百七人省十之一琴二十人瑟十二人各省其半笙簫篳篥可省者十有八人箎塤可省者十人其分詣給祠凡一百十四止用八十人鍾磬凡四十八架止設三十有二人其宮架鍾磬仍舊排殿門慢樂色量省人數悉報如章禮部郎官蕭國梁又言議禮者嘗援紹興指揮時鄉食亞獻既入太室即引終獻行事雖便於有司侍祠名心至跛倚而

其流將至於簡宗廟用之郊饗尤為非宜蓋有獻必有樂卒爵而後樂闕今亞終獻樂舞雖同而其作有始其成有終不可亂也若使之相繼行事雜然於酌獻之間則其為樂舞者不知亞獻之樂耶終獻之樂耶詔從其請訂定淳熙六年始舉明堂裡禮命五使按雅樂并嚴更警場于貢院奉詔將樂器依堂上堂下儀制排設五使及應赴官僚從旁立觀按闕仍聽往來察視時大禮使趙雄言前例闕樂至皇帝詣飲福位一曲即五使以下皆立而每闕奠玉幣及酌獻等樂皆坐自如於禮未盡不當襲用前例故有是詔

既而禮官討論自紹興以來凡五饗明堂禮畢還輦
並未經用樂即無作樂節次可考乃參酌禮例成禮
稱賀及肆赦用樂導駕並用皇祐大饗典故施行其
南郊明堂儀注實述紹興成憲又命有司兼酌元豐
大觀舊典為後世法程其用樂作止之節粲然可觀
前三日太常設登歌樂於壇上稍南北向設宮架於
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鄭綴之間明堂登歌設於
堂上前景間宮
架設於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於壇上樂虞西北
庭中一於宮架西北押樂官二太常丞於登歌樂虞北太
常卿於宮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及丞入行樂

架協律郎展視樂器祀之日繼示正師工人二舞以次

入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景鍾降輿入大

次景鍾止明堂不用景鍾服大裘衮冕自正門入協律郎跪

俯伏舉麾興工鼓祝宮架乾安之樂作凡升降行止

皆奏之明堂奏儀安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偃麾憂

敬樂止明堂至階下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而後作偃麾

而後止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明堂作誠安

文舞進左丞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六成止皇帝執

大圭再拜內侍進御匱悅宮架樂作悅手畢樂止禮

儀使前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明堂

並升自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

作鎮安奠鎮圭奠玉幣于上帝樂止詣皇地祗太祖

太宗神位前如上儀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

階樂止明堂降自作階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奉俎官入正

門宮架豐安之樂作明堂作跪奠俎訖樂止內侍以

御匱悅進宮架樂作悅手拭爵樂止禮儀使導升壇

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

樂止明堂無登歌禧安之樂作明堂作詣神位前三

祭酒少立樂止讀冊皇帝再拜每詣神位並如之禮

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

位樂止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樂止武舞進

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作舞者立定樂止亞獻升詣

酌尊所西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皇太子為三

祭酒以次酌獻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詣飲

福位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將

至位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明堂作飲福禮畢樂止

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

版位樂止明堂不徹豆登歌熙安之樂作明堂作送

神宮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明堂作詣望燎望瘞位

官架樂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燎瘞畢還大次宮架乾

安之樂作明堂作至大次樂止皇帝乘大輦出大次

樂正撞景鍾明堂不鼓吹振作降輦還齋殿景鍾止

百官宗室班賀于端誠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導引

至麗正門大樂正令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明堂就

宸殿不乃御麗正門肆赦前期太常設宮架樂于門

之前設鈺鼓于其西皇帝升門至御閣大樂正令撞

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乾安之樂作升御坐樂止金

雞立太常擊鼓囚集鼓聲止宣制畢大樂正令撞

賓之鍾左五鍾皆應皇帝還御幄樂止乘輦降門作

樂導引至文德殿降輦樂止按大禮用樂凡三十有

四色歌色一遂色二墳色三篋色四笙色五簫色六

編鍾七編磬八罇鍾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祝敵

十三搏拊十四晉鼓十五建鼓十六鞀應鼓十七雷

鼓祀天十八雷鼗鼓同上十九靈鼓祭地二十靈鼗

鼓神用二十一露鼓饗宗二十二露鼗鼓同上二十三雅

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單鼗鼓二十六旌壽縣二十七

金鈺二十八金鈗二十九單鐸三十雙鐸三十一鐃

鐸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此國樂之用尤

大者故具載于篇初紹興崇建皇儲詔有司備禮冊

命然在欽宗恤制未及製樂乾道初元詔立皇太子

命禮部太常寺討論舊禮以聞受冊日陳黃麾仗于大慶殿設宮架樂于殿庭皇帝升御坐作乾安之樂升用黃鍾宮降用蕤賓宮皇太子入殿門作明安之樂受冊出殿門亦如之皆用應鍾宮至七年易應鍾而奏以姑洗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觀所協之律有虞典樂教胄子自天子之元子皆以樂爲教所以養其性情之正去湯滌邪穢消融查滓而和順於道德則陳金石雅奏以重元良冊拜宜倣古誼式昭盛禮繇唐季世儲貳罕定國家益多故而禮廢樂闕至于建隆定樂雖詔皇太子出入奏良安至道

始冊皇太子有司言太子受冊宜奏正安之樂百年曠典至是舉行中外胥悅至天禧冊命禮儀院復奏改正安之樂乾道之用明安實祖述天禧而以姑洗爲宮則唐東宮軒垂奏樂舊貫云孝宗素恭儉每賀正使赴宴作樂多遇上辛齋禁有司條治平用樂典故以進及生辰使上壽適親郊散齋樞密副使陳俊卿請以禮諭北使毋用樂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人然後用之庶存事天之誠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勿用宰相葉顥魏杞方王用樂之議以爲樂奏於紫宸乃使客之禮俊卿

詩字四百个
獨奏曰適奉詔旨仰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彼
初未嘗必欲用樂而我乃望風希意自為失禮以徇
之他日輕侮何所不至尋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猶
為比使權用後三年賀使當朝辭復值散齋上乃諭
館伴以決意去樂及議所以處之者如使人必以作
樂為言則移茶酒就驛管領遂有更不用樂之詔其
後因雨澤愆期分禱天地宗廟精修雩祀按禮大雩
帝用盛樂而唐開元祈雨雩壇謂之特祀乃不以樂
薦於是太常朱時敏言通典載雩禮用舞僮歌雲漢
晉蔡謨議謂雲漢之詩興於宣王歌之者取其脩德

禳災以和陰陽之義乞用舞僮六十四人衣玄衣歌
雲漢之詩詔亟從之淳熙二年詔以上皇加上尊號
立春日行慶壽禮有司尋言乾道加尊號用宮架三
十六樂工共一百一十三人今來加號慶壽事體尤
重合依大禮例用四十八架樂正樂工用一百八十
八人庶得禮樂明備仍令分就太常寺貢院前五日
教習前期太常設宮架之樂于大慶殿協律郎位於
宮架西北東向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北向皇
太子及文武百僚並位於宮架之北東西相向又設
宮架于德壽殿門外協律郎太常卿位如之及發冊

計字四百个
寶日儀仗鼓吹列于大慶殿門樂正師二人以次入贊
者引押樂太常卿協律郎入就位奏中嚴外辦訖禮儀
使奏請皇帝忝行發冊寶之禮太常卿導冊寶正安
之樂作中書令奉寶侍中奉冊進行禮安之樂作發
寶冊畢鼓吹振作儀衛等以次從行皇帝自祥曦殿
輦至德壽宮行禮冊寶入殿門作正安之樂上皇出
宮作乾安之樂升御坐奉上冊寶作聖安之樂降御
坐作乾安之樂太后冊寶進行用正安出閣升坐用
坤安降坐入閣復作坤安之樂禮部尚書趙雄等言
國朝舊制車駕出奏樂今慶典之行亘古未有自非

禮儀詳備無以副中外歡愉之心請慶壽行禮日聖
駕往還並用樂及簪花詔從之既而太常又言郊禋
禮成宜進胙慈闈行上壽飲酒禮所有上壽合辦仙
樓仍用樂其樂人照天申節禮例凡上詣德壽宮或
恭請上皇游幸或至南內或上皇命同宴游或時序
賞適過宮侍宴或聖節張樂珥花奉玉卮為上皇壽
率從容竟日陰養至樂備極情文及高宗之喪孝宗
力行三年之制有司雖未嘗別設樂禁而過期不忍
開樂金使以會慶節來賀稽之舊典引對使人或許
上壽惟輟樂不舉孝宗斷以禮典卻其書幣就館遣

計字四百个
行次年再至始用紹興故事移宴于館而不作樂高宗升祔太常言祔饗行禮當設登歌宮架樂舞晨裸饋食其用樂如朝饗之制於是高宗廟昉奏大德之樂舞禮部言今虞祔之行純用古禮導引神主自有衛仗及太常鼓吹而雜用道釋於禮非經乞行蠲免詔從其請既而大享明堂起居舍人鄭僑奏祭祀於事爲大禮樂於用爲急然先王處此有常變之不同各務當其禮而已昔舜居堯喪三載過密後世既用漢文以日易月之文又用漢儒越紼行事之制循習既久不特用禮而又用樂去古愈遠聖主躬服通喪有司請舉大禮屈意從之且大饗之禮祭天地也聖主身親行之行禮作樂似不可廢其他官分獻與夫先期奏告例用樂者權宜蠲寢不亦可乎今若因明堂損益而裁定之亦足爲將來法乃命太常討論始詔除降神奠玉幣奉俎酌獻換舞徹豆送神依典禮作樂外所有皇帝及獻官盥洗登降等樂皆備而不作云

志卷第八十三

志卷第八十四

宋史一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兼國書前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賜脫等奉

勅修

樂六

光宗受禪崇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暨壽聖皇太后
尊號壽皇樂用乾安壽聖壽成樂用坤安三殿慶禮
在當時修為盛儀尋以禮部太常寺言國朝歲饗上
帝太祖肇造王業則配冬饗于園丘太宗混一區宇
則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俱配焉高宗身濟大業功
德茂盛所宜奉侑仰繼祖宗以協先儒嚴祖之議以

詩字三百六十八
彰文祖配天之烈乃季秋升侑于明堂奠幣用宗安
之樂酌獻用德安之樂並登歌作大呂宮及加上高
宗徽號奉冊寶以告用顯安之樂紹熙元年始行中
宮冊禮發冊于文德殿皇帝升降御坐用乾安之樂
持節展禮官出入殿門用正安之樂受冊于穆清殿
皇后出就褥位用坤安至位用承安受冊寶用成安
受內外命婦賀就坐用和安內命婦進行賀禮用惠
安外命婦進行賀禮用咸安皇后降坐用徽安歸閣
用泰安冊寶入殿門用宜安宋初立后自景祐始行
冊命之禮元祐納后典章彌盛而六禮發制書日樂

備不作惟皇后入宣德門朝臣班迎鳴鍾鼓而已崇
寧中乃陳宮架用女工皇后升降行止並以樂為節
至紹興復製樂以重禘翟詔執色勿用女工令太常
止於門外設樂隆興冊禮時則國樂未舉淳熙始遵
用之而紹熙敷賁舊典於此特加詳備紹興樂奏仲
呂宮仲呂為陰紹興樂奏太簇宮太簇為陽用樂同
而揆律異焉明年郊祀太常耿秉奏致敬鬼神以禮
樂為本樂欲其備音欲其和今所用雷鼓之屬正所
以祀天致神而皮革虛緩聲不能振應登歌大樂樂
器及樂舞工人冠服有積歲久而損弊者宜葺新之

太常在籍樂工不給於役召募百姓罕能習熟郊祀事重其樂工親扈乘輿和樂雅奏期以接天地享祖宗請優其日廩以籍田司錢給之樂藝稍精仍加賞勸其緣託權要送名充數者嚴戢絕之又言大禮前期皇帝朝饗太廟別廟內安穆安恭皇后二室前此係大臣分詣行事今既親詣室裸其酌獻升殿所奏樂曲恐不相協宜命有司更製皆從之寧宗即位孝宗升祔祧僖祖立別廟禮官言僖祖既倣唐興聖立為別廟遇祫則即廟以饗孟冬祫饗日合先詣僖祖廟室行禮其樂舞欲依每歲別廟五饗設樂禮例於

僖祖添設登歌樂如僖廟行禮就廟殿依次作登歌樂其宮架樂則於太廟殿上通作詔從之既而臣僚言皇帝因重明聖節詣壽康宮上壽舉樂仰體聖主事親盡孝之志俯遂臣子尊君親上之忱此國家典禮之大者也檢照典故天申節賜御筵在上壽次日今乃於前一日賜文武百僚宴重明上壽用樂攸始而臣下聽樂乃在君父之先義有未安遂命改用次日凡奉上冊寶于慈福壽康宮者再備樂行禮一用乾道舊制尋御文德殿制冊皇后有司請設宮架之樂依儀施行慶元六年瑞慶節金使至以執光宗慈

懿皇后喪詔就驛賜御筵並不作樂嘉定二年明堂大饗禮部尚書章穎奏太常工籍闕少率差借執役當親行薦饗或容不根游手出入殿庭非所以肅儀衛嚴禁防也乞申紹興開禧已行禁令不許用市井替名顯示懲戒庶俾駿奔之人小大嚴潔以稱精禋臣僚又奏郊祀登歌列于壇上造于上龕蓋在天地祖宗之側也宮架列于午階下則百神所同聽也夫樂音莫尚於和今絲竹管絃類有關斷拊搏佾舞賤工窶人徃徃垢翫攪雜宜申嚴以肅祀事皆俞其請至十四年詔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俗效順奉玉寶

來獻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實惟我祖宗之舊乃明年元日上御大慶殿受寶用鼓吹導引備陳宮架大樂奏詩三章一曰恭膺天命二曰舊疆來歸三曰永清四海並奏以太簇宮理宗享國四十餘年凡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先是孝宗廟用大倫之樂光宗廟用大和之樂至是寧宗祔廟用大安之樂紹定三年行中宮冊禮並用紹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冊寶始新製樂曲行事當時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嘆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姜夔乃進大樂議于朝

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鍾罇鍾景鍾有
 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填有大小簫篪
 遂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絃有
 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
 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
 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否樂
 曲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
 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
 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
 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

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
 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鍾
 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
 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鍾四擊
 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况樂工苟
 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
 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
 人事不和天時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
 也宮為君為父商為臣為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
 徵為火羽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

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為夫徵為婦商雖父
宮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
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
召而自至災害不祓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
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
音彙括四聲而使協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
金石絲竹匏土詩歌之事其次者教以戛擊干羽四
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
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其議雅俗樂高下不一宜正
權衡度量自尺律之法亡於漢魏而十五等尺雜出

於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謂倍四之器銀字中管之號
今大樂外有所謂訂調下宮調又有中管倍五者有
曰羌笛孤笛曰雙韻十四弦以意裁聲不合正律繁
數悲哀棄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鸚鵡曰胡盧
琴渤海琴沉滯抑鬱腔調含糊失之太濁故聞其聲
者性情蕩於內手足亂於外禮所謂慢易以犯節流
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者也家自為權衡鄉
自為尺度乃至於此謂宜在上明示以好惡凡作樂
製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頒為準其他私為
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則斯民順帝之則而風俗可正

其議古樂止用十二宮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呂惟十二宮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宮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古人於十二宮又特重黃鍾一宮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漢魏以來燕樂或用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為調者惟迎氣有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並用宮聲是也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之樂節奏惟瀛

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鍾太簇夾鍾仲呂林鍾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闢太簇之商羽焉國朝大樂諸曲多襲唐舊竊謂以十二宮為雅樂周制可舉以八十四調為宴樂胡部不可雜郊廟用樂咸當以宮為曲其間皇帝升降盥洗之類用黃鍾者群臣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醵夏之義也其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周官歌奏取陰陽相合之義歌者登歌徹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陽歌六呂

主乎陰聲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來始失之故趙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黃鍾俱是陽律既違禮經抑乖會合今太常樂曲奏夾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無射乃或歌大呂奏函鍾者奏陰歌陽其合宜歌蕤賓乃或歌應鍾奏黃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大呂乃雜歌夷則夾鍾仲呂無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當改其議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古之樂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鍾師以鍾鼓奏之此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畢下管象武管者簫篪篴之屬象武皆詩而吹其

聲此所謂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詩自南陔皆有聲而無其詩笙師掌之以供祀饗此所謂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至晉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詩夕牲有詩饗神有詩迎神送神又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富樂無虛作謂宜倣周制除登歌徹歌外繁文當刪以合乎古其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詩歌七月之陳王業是也歌於軍中周之愷樂愷歌是也漢有短簫鏡歌之曲凡二十二篇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曰

戰城南聖人出之類是也魏因其聲製為克官渡等
曲十有二篇晉亦製為征遼東等曲二十篇唐柳宗
元亦嘗作為饒歌十有二篇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
太祖太宗平僭偽一區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
宗海涵春育德如堯舜高宗再造大功上僊祖宗願
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之盛作為歌詩使知樂者協
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于天下夔乃自作聖宋饒歌
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
海清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荊州曰皇威暢取蜀曰蜀
上邃取廣南曰時雨霑下江南曰望鍾山吳越獻國

曰大哉仁漳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
澶淵曰帝臨墉美仁治曰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復
凡十有四篇上于尚書省書奏詔付太常然夔言為
樂必定黃鍾迄無成說其議今之樂極為詳明而終
謂古樂難復則於樂律之原有未及講其後朱熹深
悼先王制作之湮泯與其友武夷蔡元定相與講明
反覆參訂以究其歸極熹在慶元經筵嘗草奏曰自
秦滅學禮樂先壞而樂之為教絕無師授律尺短長
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知其說而不知其為關也望
明詔許臣招致學徒聚禮樂諸書編輯別為一書以

補六藝之闕後修禮書定為鍾律樂制等篇垂憲言以貽後人蓋宋之樂議因時迭出其樂律高下不齊俱有原委建隆初用王朴樂藝祖一聽嫌其太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至景祐皇祐間訪樂議樂之詔屢頒於是命李照改定雅樂比朴下三律照以縱忝累尺雖律應古樂而所造鍾磬才中大簇樂與器自相矛盾阮逸胡瑗復定議止下一律以尺生律而黃鍾律短所奏樂聲復高元豐中以楊傑條樂之疵召范鎮劉凡參定凡傑所奏下舊樂三律范鎮以為聲雜鄭衛且律有四

釐六毫之差太^大族為黃鍾宮商四易位欲求真忝以正尺律造樂來獻復下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詔獎之初鎮以房庶所得漢書其言忝律異於他本以大府尺為黃帝時尺司馬光力辨其不然鎮以周黼漢斛為據光謂黼本考工所記斛本劉歆所作非經不足法鎮以所收開元中笛及方響合於仲呂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光謂此特開元之仲呂未必合於后夔力止鎮勿奏所為樂光與鎮平生大節不謀而同惟鍾律之論往返爭議凡三十餘年終不能以相一是時濂洛關輔諸儒繼起遠派聖傳義理

精究周惇頤之言樂有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
 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
 風之氣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
 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
 修刑政苛紊代變新聲道欲增悲故有輕生敗倫不
 可禁者矣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
 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程頤有
 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尺度
 權衡之正皆起於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為準非
 秬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有知音

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張載有曰聲音之道與
 天地通蠶吐絲而商弦絕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
 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律呂
 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此三臣之學可
 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喜與元定蓋深講於其
 學者而研覃真積述為成書元定先究律呂本原分
 其篇目又從而證辨之其黃鍾篇曰天地之數始於
 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
 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
 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先不可

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
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
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

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損益焉其證曰

古者考聲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也
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
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
適為準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
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以其長
權為九寸而度圍徑如黃鍾之法焉更迭以吹則中
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
之為黃鍾者信矣黃鍾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
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多求之
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柶黍至王朴專恃累黍金石
亦不復考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而柶黍長短小大
不同尤不可恃古人謂子穀柶黍中者實其籥是也

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以見周徑之度以生度量權
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
前之律者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柶黍斯得之矣黃鍾生十一律篇曰子

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

皆上生陽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陰數以

四者三分半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

位以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

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

之氣相應蓋陰陽自然之理也其證辨曰按呂氏淮
南子上下相生與司

馬氏律書漢前志不同雖大呂夾鍾仲呂用倍數則
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為生之上下律呂

陰陽錯亂而無十二律篇曰按十二律之實約以寸

倫非其本法也

法則黃鍾林鍾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
 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鍾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
 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約
 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
 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其證辨曰黃
之首他律無大於黃鍾故其正聲不為他律役至於
大呂之變宮夾鍾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
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鍾矣此其所
以最尊而為君之象然亦非人所能為乃數之自然
他律雖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變律篇曰十二律
最為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也
 各自為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林鍾大簇南呂姑
 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

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
 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律之當變者有六黃鍾林
 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變律者其聲近正律而少高
 於正律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變律非正律故不

為宮其證辨曰十二律循環相生而世俗不知三分

七分有奇不成黃鍾正聲京房覺其如此故仲呂再
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
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強加之亦無所用也房之
所傳出於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云四而為六十故
其推律必求合此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不可增於
卦不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乃欲增林鍾已
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鍾還得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分之數則是惟黃鍾一律成律他十一律
皆不應三分損益之律生五聲篇曰宮聲八十一商
數其失又甚於房

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按
 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原三分損一以
 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
 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類六十四以三
 分之不盡一等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
 其證辨曰通典曰黃鍾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
 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
 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夫黃鍾一均之數
 而十一律於此取法焉以十二律之宮長短不同而
 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亂良以是耳沈
 括不知此理乃以為五十四在黃鍾為徵在夾鍾為
 角在仲呂為商者其亦誤矣俗樂之有清聲畧知此
 意但不知仲呂反生黃鍾黃鍾又次林鍾再生太簇
 皆為變律已非黃鍾太簇之清聲耳胡瑗於四清聲
 皆小其圍徑則黃鍾太簇二聲雖合而大呂夾鍾二

聲又非半律之半且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皆以次而
 小其徑圍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聲皆有不得其正
 者李照范鎮止用十二律則又未知此理蓋樂之和
 者在於三分損益樂之辨者在於上下相生若李照
 范鎮之法其合於三分損益者則和矣自夷則已降
 其臣民事物豈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乎晉荀勗
 之笛梁武帝之通變聲篇曰變宮聲四十二變徵聲
 皆不知而作者也

五十六五聲宮與商商與角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

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

去二律則音節達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

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

謂之變宮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等

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

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
 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
 之數存其餘數以為疆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
 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筭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
 於二也變宮變徵不成宮徵不成徵淮南子謂之
 和謬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聲故不為調
 其證辨曰官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
 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
 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
 則不比於正音但可濟其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
 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八十四聲篇曰黃鍾不為他律役所用
 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

呂太簇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
 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鍾為六半聲中呂為十二
 律之窮三變聲也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
 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
 律中呂六變律也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
 獨為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
 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
 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
 者三七之數也六十調篇曰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
 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

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徵皆不成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宮至應鍾羽並用夷則

起調夷

西南呂宮至黃鍾羽並用南呂起調南

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是為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有紀綱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鍾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為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聲為六十

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以黃鍾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其證辨曰禮運五聲

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孔氏疏曰黃鍾為第一宮至中呂為第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領正禮運所謂還相為宮也周禮大司樂祭祖不用商惟宮角徵羽四聲古人變宮變徵不為調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以二變聲之不可為調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為八十四調候氣篇曰以十二律分配節氣按曆而其亦不考矣

候之其氣之升分毫絲忽隨節各異夫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於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升於上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疆在律為尤疆在呂為差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為尤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仄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盡天下之變善

惡無不備律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
 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蠊無非聲也易則無不
 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鍾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
 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
 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此聖人所以
 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其證辨曰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
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務乃區區於和黍之縱橫古律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精於曆數則氣節亦未
 易至於審度量謹權衡會粹古今辨析尤詳皆所以
 參伍而定黃鍾為中聲之符驗也朱熹深好其書謂
 國家行且平定中原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受詔

典領之臣宜得此書奏之以備東都郊廟之樂熹定
 鍾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彙分於所修禮書中皆聚
 古樂之根源簡約可觀而鍾律分前後篇其前篇為
 條凡七一日十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二日
 十二律寸分釐毫絲忽之數三日五聲五行之象清
 濁高下之次四日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五日變
 宮變徵二變相生之法六日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
 七日旋宮八十四聲六十調之圖其後篇為條凡六
 一曰明五聲之義二曰明十二律之義三曰律寸舊
 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日黃鍾分寸數法六曰黃鍾生

詩字二百八十八
十一律數大槩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為明遠
其樂制彙于王朝禮其樂舞彙于祭禮上下千載旁
搜遠紹昭示前聖禮樂之非迂而將期古樂之復見
於今嘉蓋深致意焉其詩樂篇別系于後

志卷第八十四

